



《重慶造「鵝牌」縫紉機》



游江自畫像

扎根重慶磁器口十餘載

游江 渝版「清明上河圖」

自2008年結緣磁器口，游江便與這座古鎮一起慢慢變老，他日積月累的漫畫匯成了一幅渝版「清明上河圖」。

老街大院斗室成「網紅」

3月20日，南方多地迎來倒春寒，山城重慶下起濛濛春雨，成了一座名副其實的「霧都」。

在沙磁巷停好車，便尋磁器口老街而去。有些低窪地段，還能看見去年洪災留下的痕跡，不少商戶正忙着修整。

跟隨遊客的腳步，「和美大院」幾個古色古香的大字映入眼簾。再順着石梯而上，一座兩層高的青瓦房呈現在眼前。

尋聲而去，只見偌大的「和美大院」掛着許許多多的街道吊牌，游江的畫室位於第二層最前端。整個畫室長約七八米，寬約兩米，由木板隔成了三間。

馮雙白獲游江創作的肖像漫畫。



游江(左)與導演李楊合影。



一條石板路，千年磁器口。位於重慶市沙坪壩區嘉陵江畔的磁器口古鎮，迄今已有1,800年歷史，古風猶存的茶館、繁華千年的碼頭，還有佛、道、儒三教並存的九宮十八廟，以及享譽四方的毛血旺、千張皮、椒鹽花生等飲食三寶，成了重慶古鎮的縮影和象徵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重慶報道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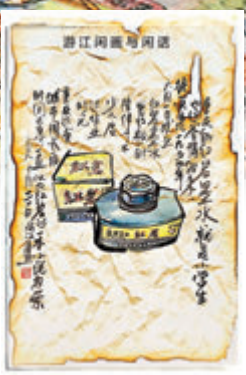
游江耗時兩個月完成這幅4.2x2.2米的長卷。



長卷《重慶非遺美景美食人文地圖》



《重慶美女》



《重慶造紅岩墨水》

「兩年前和游老師相識，這次在磁器口終於接上了頭。」重慶市梁平縣文旅委李霞與游江見面後，在她朋友圈裏寫下了這樣一段話。近年來，還有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馮雙白、中國作協報告文學會副會長李炳銀，文藝明星黃一鶴、陳綱、黃綺珊、于娜、徐崢等來磁器口與游江「接頭」。

小鬍子、大光頭，戴着一幅圓框眼鏡，身着唐裝或棉布衣服，脖子上繫着一條紅圍巾，這便是「接頭人」的裝扮。漫畫、閒話、蓋碗茶，則是「接頭暗號」，只要能對上便能一起喝茶聊天，甚至獲得一張游江的漫畫。於是，這間斗室成了磁器口乃至重慶市的一個文化符號和網紅景點，好似磁器口那條窄窄的令人神往的石板路。

「店小二」無師通漫畫

游江未上過大學，高中畢業後曾赴北京學過服裝設計，在百貨公司當過「店小二」，還當過教師和文化館館員。後來，他曾在《渝州服務導報》當過時尚攝影記者，因專拍封面美女而一炮走紅。2004年《重慶青年報》開設了一個漫畫欄目，從未學過漫畫的游江應邀投稿。

「我學漫畫純屬無師自通，靈光乍現，說得玄乎點是源於外祖父的『隔代遺傳』。」游江介紹，他的外祖父名叫王君異，師承國畫大師王夢白、齊白石，擅長花鳥、山水、人物和漫畫，與

王石之並稱北平「漫畫二王」，與國畫大師王雪濤並稱「畫壇瑜亮」，1936年還曾與豐子愷發起全國首屆漫畫展。

2008年，游江辭職「隱居」磁器口，在租來的房前種上一棵芭蕉樹和一些青竹，與三隻流浪貓作伴，潛心學習漫畫。青石板、瓦片房、老碼頭……老重慶的喧鬧與安靜匯集成流，化作了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。信手拈來，蜻蜓點水，寥寥幾筆便能勾勒出一幅妙趣橫生的作品。

「我既可以在熱鬧的環境激情表演，也可以靜下來與自己的靈魂對話。」游江介紹，一個朋友曾表示，他就像畫裏走出來的人，極具民國範兒。憑窗眺望、逗樂貓咪，游江常常將自己當作模特，寥寥幾筆便能勾勒出形象。

「故鄉啊，觸着碰着，都是帶刺的花！」游江說，他最喜歡日本小林一茶的那句。於是，游江的作品中，也多了一些「上半城、下半城，走起路來累死人」、「要朋友就是談戀愛，女朋友不是要着玩的，而是一輩子！」的感悟、絮語。

一位文化名人賞完游江的作品後感言：從游江的作品中，能聞到火鍋的味道，聽到棒棒兒的吆喝，看到嘉陵江的夜景。「生活是一種病，需要精神醫治；精神也是一種病，需要生活醫治。」游江說，藝術不是空中樓閣，是一種生活表達。「我三年都沒笑過了，看到你的畫我笑了。」一位「游粉」表示，游江的畫就像一道偏方，讓她看到了生活的希望，人也變得逐漸開朗。

游言絮語喚鄉愁

游江向遊客介紹作品。 李兵攝

今年2月9日至3月16日，一場「游言絮語」主題漫畫展在重慶山城巷舉行。游江從家裏搬來茶台、竹編椅子、老式茶壺，用重慶「言子兒」向南來北往的遊客娓娓道來。

紅岩電報、紅岩墨水、三峽電扇、鵝牌縫紉機、山城奶粉、大哥大、老沱茶，一幅幅從陪都時期到改革開放的漫畫作品，喚起了人們對重慶的美好記憶；或在雨天臨窗讀信，或在芭蕉葉下沉思，或在鏡子前梳妝……千嬌百媚、嫵靜婉約，數十幅女性作品讓重慶文藝女青年的形象躍然紙上；從磁器口到山城巷，從十八梯到龍門浩，重慶地標的「前世今生」入畫而來，展示了山城的生命年輪。

這裏有一座城門，那兒有一道梯坎，江邊有一家老字號，數十年的生活閱歷讓游江成了一幅活地圖。「我畫漫畫，其實是用思想在與這座城市交流。」游江說，他就是一個生活的體驗者和記錄者，讓每幅作品都有生活的溫度，充滿着濃濃的鄉愁。

「游江的作品，總給人一種濕漉漉、霧濛濛的感覺，這是重慶特有的味道。」知名畫家武輝夏參觀完「游言絮語」畫展後說，這些生活味兒十足的作品，構成了一幅精美的渝版「清明上河圖」。

攜寒門學童參與英文音樂劇 盧梓羚：每個人都需要一點光

「獅子山精神」早不是什麼稀罕的詞彙，由這個詞語延伸出來的各種相關的文化活動亦不勝枚舉，箇中代表的就是不畏艱難，迎難而上的勇敢和堅強，但在這個詞語背後，其實有更淵遠的歷史因素，或由此引發出來的一連串精神鼓動，並未見得廣為人所知。

盧梓羚(Susanna)是兩位孩子的母親，同時也是做極藝術的創始人，她將舞台劇《昔日海旁》(《On the waterfront》)搬上舞台，並連續三年集合不同學校的非專業演員為觀眾呈現一個舊日香港的「獅子山故事」。

從受助到助人

組織一些家庭條件略差的學生與國際學校的孩子們一起參與演出，是Susanna的一個「蓄謀已久」的想法。多年前，她造

訪協助低收入及新移民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(SOCO)，並長期資助一些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獲得平等教育的權利，「幸福不是必然的，」她說，「但是香港人就是有一種精神，這種精神叫做『求變』，越是在低谷的時候，越要拚命向上攀爬。」令Susanna印象深刻的，有一對家庭不甚完整的兄妹在絕境中掙扎，但如今亦成為了西點師傅和攀岩教練，使她倍感欣慰，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有價值。

Susanna有這樣的動力，亦全因自己出身並非富貴家庭，甚至並不擅長讀書，「當年會考之後我拿着一張『不漂亮』的成績表，就去找工作。」Susanna自認勤奮、「肯做」，也基於機遇的緣故，碰上了願意給她機會的上司，「對於我來說，這就是我人生中的那一點光。」她說。

當光點與光點相接，產生的便是一道光亮，而越是黑暗的地方，越是需要那不起眼的一點光——這是Susanna深信的道



《昔日海旁》講述上世紀六十年代內地與香港家庭相遇互助的故事。 受訪者供圖



在Susanna的努力下，由兒童演出的英文音樂劇《昔日海旁》登上舞台。 受訪者供圖

理，於是，打從2018年決定要開展藝術公司，將洗嘉理先生的音樂劇搬上正式的舞台時，她便決定這不能只是一件錦上添花的事情，更要成為一些生長環境欠佳的孩子的「光」。儘管《昔日海旁》是一套全英文對白、歌詞的音樂劇，但Susanna從未對小朋友們的能力存疑，她堅信在一個困難的、不那麼熟悉的環境中，更能激發他們的潛能。「事實證明幾個來自沒有英文環境的孩子，並沒有因為基礎差而退卻，他們只需要很短的時間去預熱。」Su-

sanna認為孩子語言的激發並不像大人想像中的那樣困難，缺乏的只是合適的機會。真正到了演出的時候，孩子們帶給Susanna的驚喜遠遠超越了她的預期：「我們在台下看演出的時候，其實根本聽不出到底那些孩子母語是英文，哪些孩子的家境相對不佳，他們帶給我們的感動是巨大的。」

由於疫情關係，《昔日海旁》在這兩年間的排練、演出都頻頻受挫，但Susanna認為，孩子們的热情和努力都被看在眼里，她也並不願意輕言放棄，「其實未來的目標也並不是要登上多大的舞台，或者擁有多少觀眾，但是把這件事情做下去，讓更多的人看到洗嘉理先生當初創作的熱情，以及我們對孩子們的支持，這就很重要。」更重要的，當然還有——將這一點光傳遞下去。

Susanna組織低收入家庭與國際學校的孩子們一起參與演出。



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